

八七．那就是巴西的態度，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它必須維持巴西人民對葡萄牙人民確切不移的友好關係，但同時也不能拋棄它在反殖民主義的概括範疇內充分支持安哥拉向自決之進展的神聖責任。因此巴西將依循其作為一個自主的、和平的、希望世界所有民族都能獲得和平進展的國家所具有的傳統。

八八．巴西支持安哥拉自決原則，仍然忠實地保持它前殖民地的歷史及作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所具有

的理想，也是遵從它在簽訂聯合國憲章及投票贊成聯合國關於消除全世界殖民主義的決議案時所作的承諾。

八九．主席：我要籲請所有代表團為參加辯論及表明本國政府對於此項問題的意見儘速作準備。

九〇．在延會以前，我要促請大會注意保加利亞及波蘭所提一項決議草案(A/L.383)。

午後五時零五分散會

A/PV 1089

第一〇八九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二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二十七

安哥拉之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一．主席：在未請已列於名單上的各代表發言之先，我謹向所有代表團重申本人昨日的請求(第一〇八八次會議，第八十九段)，希望凡欲發言的代表儘速報名，俾大會工作可保不致中斷。

二．Mr. DIOP (塞內加爾)：但丁“神曲”裏說地獄進口處寫着下面這句兇險的話：“你們進到這裏來的人，都把希望放棄罷。”這句可怕的警告，大可照樣轉錄於葡萄牙在安哥拉的監獄和集中營大門上面。該地到處都是野蠻的悲劇——殘忍、迅速毒辣，從不饒人。這類情事，不勝枚舉，下面祇其中一例。

三．有一天，卡賓達省若干居民具名上書葡萄牙地方，當局請求給予內部自治權，俾可以民主方法自理本地事務。答覆來得很快。一天晚上，所有曾簽名請願書上的人都被喚醒，衣服不及穿上，就被赤身收進牢獄。第二天，他們的家人天真的跑到監獄門前去送衣服，有人帶着譏諷的口氣告訴他們說：“他們用不着衣服了”。果然他們不再需要衣服了，因為這些不幸的人們，已被捆在布袋裏，用飛機載到海上投擲水裏去。過了數天，他們被捆扎着的屍首被潮水沖回岸邊。

四．此外，在集中營裏也有人被慘施毒刑。土著領袖除了不堪恐怖待遇，發了瘋送往瘋人院者從沒有人從營裏出來的。

五．這就是葡萄牙不許聯合國在安哥拉從事監察也不讓這個國際組織派視察團往該地調查的原因。

六．葡萄牙到處兇猛地進行這種同樣的殖民者的後衛戰，想使它已到日暮途窮無可挽回的殖民政權，還可以僥倖苟延殘喘。

七．可是，葡萄牙的這種倔強頑抗，現在已開始危害到國際安全。試觀發生於印度的近事：法國和合王國在該處的利益百倍於葡萄牙，然而它們都為了印度半島的獨立，可是葡萄牙卻態度固執，對妥協和磋商一類的好意表示俱充耳不聞，最後逼得度忍無可忍，遂出於一時憤激，在哥阿使用暴力。們如果記得印度對甘地聖哲雄的不用暴力原則備推崇，乃至視為國家信條，則上述一事，意義的重要，可想見。

該國所循政策是鴿鳥政策，即應採取措施對付葡萄牙的一具屍首，它還想設法叫它復活。

九．足見現在必須向葡萄牙實施一切制裁法——先實行經濟制裁，繼以外交制裁，必要時還得根據憲章第六條的規定，施以由本組織除名制裁。對葡萄牙尚有若干勸導影響的大國也應向該國告，叫它知道這種殖民主義者的後衛戰勢必徒勞無

終久耗盡國力，一蹶不振，雖說不幸事先還須流不少的血。

一〇．從今以後，安哥拉是葡萄牙國土一部的觀念已成了一個沒有人相信的神話；這是一個老故事，在未獨立人民的心裏已經永遠失掉了魔力。

一一．Mr. LEWANDOWSKI(波蘭)：自聯合國組織成立以來，它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使所有生活於殖民主義制度下的人民，都可獲得自決和獨立的權利。憲章規定了實施此等權利的法律的和道義的根據。

一二．固然有若干會員國，尤其是殖民主義國家，對憲章此等規定並不重視以為要於最近將來便解散它們經過若干世紀纔建立起來的帝國，是決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在聯合國初年，每逢要通過消除殖民地制度的實際措施時，此等國家即死力抗拒。可恨由於我們這個組織當時的組成情形，這種策略多數都是成功的。

一三．可是決定人類歷史的勢力，決非在會議廳中所能逆轉，更不用說是加以阻撓。這些年來，殖民主義的問題在亞洲和非洲人民所打的勝仗中一一決定了。他們爭取解放的正義鬭爭，一向都受社會主義國家的全力支持。

一四．近年來，殖民制度的解體已加速進行。凡具現實眼光的人，無不看清楚現在已很快就要到完全清算殖民制度的時候了。

一五．大會第十五屆會就此問題作了最後的判斷。經蘇聯發起對殖民主義問題作徹底的分析以後，大會通過了具有歷史重要性的一項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決議案一五(十五)〕。該文件乃是就憲章有關此方面的各項規定所作的權威、最實際的解釋，對全體會員國均有拘束力。並且，它對如何實施此等規定，也有若干實際的指示。例如宣言正文第五段內說：

“在託管領土及非自治領土或其他尚未達成獨立之領土內立即採取步驟，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按照此等領土民族自由表達之意志，將一切權力無條件無保留移交彼等，使能享受完全之獨立及自由。”

一六．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大會重申上述宣言所載原則，並於決議案一六五四(十六)中決定設立特設委員會，委員十七人，審查該宣言之適用情形，

並就實施宣言之進展及程度提出意見及建議。上述兩項文件俱以絕大多數通過。祇有始終反對結束殖民制度的三數死硬派國家棄權。沒有一個敢投反對票。

一七．所以大會之據有殖民地問題，這不是第一次，而且恐怕也不是最後一次。可是像發生於安哥拉那樣的赤裸裸的殖民主義行為，在今日確屬少見。

一八．誠然葡萄牙的殖民主義確是世界上殖民主義中最古舊的一類。葡萄牙人初到非洲，距今幾及五百年。不過在十九世紀中葉前除於安哥拉沿岸一偏狹地帶和剛果區一帶以外，他們的控制力極少，幾等於零。向全安哥拉開始實施殖民統治，距今尚未及百年，其後經不名譽的一八八五年的柏林帝國主義者會議正式承認。

一九．安哥拉人民不屈於恐怖手段和壓迫不斷起而反抗。一九〇二年有著名的渥淮姆本杜(Ovimbundu)起義事件，其後一九一三年復有巴剛果(Bakongo)的民變。這兩次和以後各次的起義，都被葡萄牙殖民者兇殘地壓下去了。

二〇．可是安哥拉情勢始終一觸即發。試問還有什麼別的可能呢？安哥拉人一直到十九世紀之末都被迫處於奴隸境地。他們以奴隸身份在種植場裏工作，並被當作奴隸出賣於他國。即至最後奴隸制度正式廢除的時候，安哥拉境內的非洲人境況仍沒有改進，反而較前更劣。自那時起，該地全體非洲人都被強迫受勞役制的束縛，無一倖免。其中情況有著名的 Captain Henrique Galvão 直言不諱的記述可考。當時這位 Captain Galvão 係任殖民地高級視察員之職。一九四七年他向沙拉查政府提具報告，中有如下一段：

“從某些方面看，〔安哥拉〕情況比單純的奴隸制尤為不如在奴隸制度之下，土人總還算是當作一頭牲口買來的：主人仍欲保持他和一頭牛，一頭馬一樣健壯。可是在這裏土人不是買來的——而是從國家方面僱來的，雖說在名義上仍叫做自由人。至於他的僱主祇要土人一天還能動手工作，對於他生病或死亡便都漠不關心，因為如果他生了病或死了，僱主祇須再請領一個人便行了。”

二一．葡萄牙殖民者對非洲人的整個態度裏就含着白種人至上那種刻毒哲學和現在大家都聽慣了的那所謂“優等民族”的理論。一位美國學者 James Duffy 在他所著“葡屬非洲”(Portuguese Africa)一書¹裏說：

¹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一九五九年，第三二四頁及第三二五頁。

“但是，如果〔葡萄牙殖民地的〕政府和各省的僱主們仍把非洲人當作是純粹爲歐洲人利益而服務的勞動者看待，又如果載有下面所摘一段的那類報紙社論，可認爲足以表示葡萄牙人的基本態度，那麼試問這個經濟的和人的問題，將何從獲得滿意的解決？”

他接着摘錄一九五六年八月四日里斯本世紀報(*O século de Lisboa*)一段：

“白種人不能做消耗大量體力使人憊乏不堪的粗重勞作，此事已歷試不爽。該地氣候……不容許這樣。所以祇能給他們在行政和技術上指揮和領導的工作。別的工作就自然的留給黑人去做，因爲祇有他們有此能力，這是由於他們的生理機能，也是因爲他們祖傳下來可以適應當地對於白人有害而他們則習以爲常的環境。所以假如目前情形如此，原不必怪。”

二二．可是，那就有一個簡單的問題要問？如果非洲環境對殖民者如此有害，那麼他們爲什麼不離開，把該地留歸它的合法主人呢？反正他們原就不受歡迎，這一點葡萄牙人和其他殖民者都知道得比別人詳細。何況上述結果遲早總要發生，因爲奴隸制度和殖民地統治時代現已到了不光榮的末路了。

二三．葡萄牙進行它龐大的經濟剝削，甚得力於它所採的政策，那就是使非洲人處於最落後的生活狀態。安哥拉是世界上文盲率最高的國家。醫藥調護的欠缺，再加上強迫勞役的情況，使安哥拉死亡率之高爲他處所未聞。今但舉一例：那裏的死亡率，祇就兒童而言，即爲百分之六十。

二四．昨天我們從葡萄牙代表那裏聽到些和上述情形完全不同的資料。在他長篇的演詞中，他想設法替無可辯護的安哥拉殖民地政權辯護。葡萄牙代表所提出的若干方面，我以後再加評論。此時我要向大會提出：Mr. Garin 如何容易的把某些自相矛盾的資料和所謂安哥拉教育、衛生狀況的報導說給我們聽。譬如，他昨天稱那裏有一七，二五〇所初等學校，九所高等中學(“liceus”)，四十二所初等中學，至於中級教育或高級教育的機關很多，更不必說——而這又是在一個非洲土著人口四百五十萬，白種歐洲人二十萬的一個國家裏。根據那昨天提出的所謂情報名冊上的學生逾六十萬。我不能不說，這和我國情形相比，幾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我國曾作不少努力並花費巨額經費，

纔能造成目前入學兒童這樣高的百分率，使我們各方面在歐洲乃至全世界俱名列前茅。

二五．昨天 Mr. Garin 說，“這一切數字，都爲人所共知，有官方統計數字可考。”〔第一〇八八次會第四十四段〕。於是我們就看看安哥拉當局自己一九〇年所公佈並爲安哥拉情勢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中所引的若干數字。從這些官方數字——大家都知道：委員會因葡萄牙政府所取態度關係，對安哥拉這入情形的材料，得不到別的數字——似乎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九年一時期內，該處學校總數一，七〇六入學兒童總數，是九六，二二九人。此外，葡萄牙自己向小組委員會提供若干其他統計數字，小組委員會亦予徵引。照這組數字，則一九六〇年安哥拉初級學校二，二五〇所，入學總數一三四，七五五。

二六．假若你比較一下這三組數字和資料，就見其中根本有點不妥。它們都有偽造的模樣。大會還記得，別的殖民國家過去於大會據有關於它們領土的問題時，也曾運用過這種走繩子的伎倆。直到了這些領土獲取獨立以後，纔真相大白：實情殖民地管理當局在爲殖民統治下人民辦理最初級教育和給予最基本的醫藥調護這方面，可說一事未成或少得可憐。

二七．關於昨天葡萄牙代表所提資料之矛盾：所舉“報導”之徹頭徹尾的虛偽，例子實在不勝枚舉。可是大會的目的不在究詰數字和暴露顯然的矛盾。安哥拉的情勢和非洲人的不斷喪生，纔是我們所應時刻刻想到的事情，所以我們不應幫助殖民主義者所顯明的企圖，以致轉移我們對於主題的注意。

二八．葡萄牙殖民者雖然把非洲人民保持在最酷的生活情況之下，可是國內各種壓力卻不斷在增。非洲其他地方殖民制度消除過程開始之後，使安哥拉解放運動得了一個新的動力。自一九五九年起，葡萄牙當局深懼鄰國剛果境內進行的解放鬥爭將影響安哥拉的人民，遂加強恐怖手段，開始大批拘捕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和參加人。這引起了一九六一年二月殖民主義者的叛變，從此以後，安哥拉領土便成爲安哥拉人抗拒葡萄牙統治者不斷作戰的場所。

二九．爲謀對付此種情勢，里斯本政府開始對個運動施行殲滅戰，所用皆爲最新式的，最致命的武器。每一個非洲人，無論男、女、兒童俱爲報復的對象。整個地區都被汽油彈毀滅，其中居民，1

同歸於盡。某葡萄牙軍官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告訴英國“每日鏡報”駐羅安達的通訊記者說：

“據我估計，我們殺死了三萬個這些畜生——這是他的稱呼。也許還有十萬人和恐怖主義者合作。我們打算再過六個星期，旱季一來，也把他們殺掉。”

他所說的是老實話，因為數星期後，另一英國報紙“觀察者”的通訊員七月二十二日羅安達來訊說：

“照所有證據看，非洲人全然失蹤的人現在已約達五萬人，但照羅安達地的非洲人說，實際數字還兩倍於此。”

三〇．可是昨天葡萄牙代表告訴我們的話，卻有點不同。他說：

“安哥拉目前並無動亂情勢存在；連最急於報告不愉快事情的國際新聞界，都許久沒有關於安哥拉的特載了。”〔第一〇八八次會議，第十四段。〕

葡萄牙代表也許忘記了補充說明一句，就是葡萄牙當局已在安哥拉的周圍放下了一重隔音的幕，凡可能將該地實況向外間報導的人，盡被禁止入境。葡萄牙政府甚至拒絕大會小組委員會，不許前往安哥拉——而現在該政府卻又經過它駐聯合國的代表指控小組委員會以假的消息供給大會，據 Mr. Garin 說，這種消息都是以“從不負責任方面得來的沒有證實的說法”為根據的。〔同上，第三十六段。〕但是小組委員會因被禁止訪問安哥拉，曾詢問若干從該地恐怖主義之下逃亡的難民。這種難民單在剛果（雷堡市）一地便有十三萬人。在它的報告書裏，小組委員會提供結論如下：

“小組委員會接獲控訴，據說綏靖性的軍事措施諸如轟炸村莊和疑有叛眾集中的地區等等。包括使用汽油彈在內，使無辜人民遭受死傷其中也有越境圖安全的難民，並使土著人民的財產遭受毀滅。很多到達剛果的難民，體負槍彈和刺刀以及火灼傷痕。有些說他們結隊逃難時被人不問情由，橫施襲擊。”〔A/4978，第一二六段。〕

小組委員會後面還說，該委員會

“對某些報告和控訴所陳特別關切，因為據說很多受過教育的人在這次衝突中受了害，壓迫手段和報復行為，往往以他們為對象，因為他們被疑為土著人民的真正或可能的領袖。”〔同上，第一二九段。〕

三一．這段措詞慎重的報導無庸解釋。葡萄牙人打擊他們認為對自己最為危險的一羣人民，那就是說，曾受過教育的人，即使他們祇到達初等教育的水準，因為他們可能成為解放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並且將來於獲取勝利後，可能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行政幹部。這種恐怖行動和它的特徵，都是我們波蘭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始終在納粹佔領當局統治下生活的人所深知。

三二．如果安哥拉確屬寧靜無事，如果該地確屬發達繁榮，而非洲人也真像昨天葡萄牙代表所說，快快樂樂的自願向葡萄牙人供其血汗與勞力，祇求葡萄牙人予以保護，使不受“恐怖主義者”的干擾，那就試問何以葡萄牙政府竟鼓不起勇力來讓小組委員會委員去訪問安哥拉，報導一下該地的幸福情況呢？這樣一來，豈非免得葡萄牙出席聯合國的代表費盡力氣去準備他昨天向我們提出的那篇——至少可說是不尋常的報告？

三三．大會是知道這問題的答案的。安哥拉境內戰爭一直沒有停止，而且蔓延全國各地。所有居住境內的非洲人都牽涉在這個反抗葡萄牙殖民者的鬭爭裏面。

三四．葡萄牙政府為對付這個民族解放運動，派遣成千成萬擁有現代武器、坦克和飛機的軍隊到該地去。我們知道葡萄牙並不生產這種武器，而且葡萄牙對安哥拉人所從事的殖民地戰爭，軍費浩大，若以該國經濟而論，不消數星期，便將涸滴不存，此乃盡人皆知的事情。可是葡萄牙方面軍需器材好像異常豐富，里斯本政府還誇說它準備長期繼續其可恥的對付安哥拉的軍事行動。

三五．那麼，這種軍事和經濟資源究竟是從何來的？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一日“新政治家”周刊裏登載的一篇評論，給我們一個率直的答覆：

“葡萄牙在安哥拉過去和現在所用的俱屬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軍備，此點無可置疑。倘使沒有這種北約組織材料的供給，葡萄牙人決不能夠有他們一直在對非洲人男、女、兒童使用的飛機、武器和破壞技術去給他們支配。北約組織會員之中祇有挪威一國拒將武器售予葡萄牙：因為像該國外交部長 Lange 六月二十一日所說，‘挪威認為如果西方同盟裏有一盟國使用暴力去保持它的殖民地，它對於西方同盟而言簡直是個負擔’。”

三六．因此除了挪威一國值得讚美外，凡以軍需協助葡萄牙北約組織各盟國，或在該組織以外提供同

樣協助的任何國家，對於安哥拉人所受的血腥報復及恐怖手段，負有責任。

三七．向從事殖民主義戰爭的葡萄牙供給協助一事，還不是安哥拉問題的唯一國際方面。里斯本政府頑強抗拒堅不肯承認安哥拉人的權利——這正是憲章所明文規定的權利，而葡萄牙政府且曾在下面具名簽署——造成了威脅非洲和平與安全的情勢。此所以大會以絕大多數，對一般的殖民統治，而特別對葡萄牙在安哥拉所施的壓迫，表示譴責。大會的這種態度，已於大會第十五屆會第二期會議中通過的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特予表示。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該決議案復經安全理事會正式確認。²安哥拉問題也和過去與現在有關殖民主義的其他例子一樣，是國際社會全體最關切的問題。

三八．葡萄牙政府對聯合國明白表示的意志有何反應，這是大會所熟知的。葡萄牙當局公開反抗我們這個組織，漠視今日世界的事實，對於提及安哥拉獨立和自決權利的任何話，俱一再拒絕不理。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沙拉查先生於向該國國會致辭時先揚言恫嚇謂葡萄牙可能退出本組織繼之復聲稱“…在一切不是對我們直接有利的事情上，我們將拒絕和聯合國合作”。

三九．昨天我們聽到葡萄牙代表又一度重申他的政府對安哥拉問題之所謂利益，究竟是什麼：那就是要保持現狀，好讓葡萄牙殖民者為所欲為，事實上便是讓安哥拉的殖民地戰爭繼續下去，直至把反抗分子肅清為止。葡萄牙代表同時還一點也不放過，對聯合國猛施攻擊，叫我們這組織做“顛覆的工具”。

四〇．我指出他演詞之中的這些部分，並不是爲了要和某數西方國家極右派集團對於聯合國所抱持的無人不知的態度，作無謂的論戰。這種批評和指名罵人的行爲，祇是再度證明聯合國雖遇種種困難和阻撓，但它對付目前國際問題之一——即殖民主義的最後清算——所採的態度是正確的。本人願在此表示本代表團所抱的一個堅強信念——我相信這也是出席於此的多位代表共同的信念——就是說，聯合國決非這種攻擊所能打倒。

四一．葡萄牙政府方面發出的這些言論，使人清楚看出現在已無餘地可以藉耐心的勸告或從事長期商討以求取安哥拉問題的唯一可能解決——即使該國

獨立。一則因爲葡萄牙當局已屢次表示他們拒絕採納這種行動，二則因爲他們一直在對安哥拉人民進行戰爭。

四二．聯合國必須從里斯本政府的此種態度獲取正確的結論。因此，我們經過謹慎考慮，認爲大會應再度努力，採取一個在本組織憲章之下我們可以採用的比較強硬的措施，去鼓勵葡萄牙當局改變態度。

四三．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所以保加利亞和波蘭兩代表團纔決定將昨天分發的那件決議草案[A/L.383]提供大會討論。我們深信祇是通過清算殖民主義的一般原則，是不夠的，重要的是接着要從事這些原則的實施。我們認爲就安哥拉而論，現在已到大會應該採取具體而果斷行動的時候了。

四四．本人謹代表敝代表團和保加利亞代表團向各位提出我們兩國合提的上述決議草案。從該決議草案可以看出，我們的建議是上面所述那種行動，應照如下四個主要方向進行：

(一) 我們建議大會應再鄭重承認安哥拉人民切待實現的自決和獨立權利，同時請特設十七國委員會優先辦理准許安哥拉獨立的問題，並就該問題向大會第十七屆會提具報告。

我們認爲我們請該委員會如此辦理，乃是安哥拉人民具有獨立權那個前提之下所產生的當然的與實際的結果，因爲大會決議案一六五四(十六)已請該委員會審查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情形，並就實施宣言之進程及程度提出意見及建議。

(二) 我們建議大會應表示譴責葡萄牙對安哥拉人民所從事的殖民地戰爭，措詞最少不弱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那個以九十會員國的多數通過的決議案一六九九(十六)。該決議案有關葡萄牙不肯遵行憲章第十一章及其他規定，並拒絕與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合作。

我們復建議請葡萄牙當局立刻停止向安哥拉人所施行的壓制手段，並即時釋放安哥拉政治犯。

(三) 我們在決議草案正文第六段裏建議勸請所有會員國拒絕給予葡萄牙政府任何支持與協助，包括武器與戰爭物資一類的協助在內，又對葡萄牙輸出武器及任何戰爭物資的事情亦應一併停止。

這是最具體、最合理的措施。倘若所有會員國都予遵守，那就不會有安哥拉人民被消滅的可能，安哥拉村落，市鎮手無寸鐵的民衆亦可免受汽油彈及飛機

²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

掃射的殺戮。我們相信以往抱反殖民主義立場和承認安哥拉人民自決權利的人必能支持這一項可以杜絕現代武器從葡萄牙流入安哥拉用於傷害安哥拉人民及其權利的措施。

(四) 我們在決議草案正文最後一段內建議大會請安全理事會儘速根據憲章第四十一和第四十二兩條審議對葡萄牙施行制裁的問題。我們認為此種制裁應予執行直至安全理事會和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已被實施為止。

四五. 上面所述決議草案最後兩段案文如獲大會通過並由一切國家去實施，則葡萄牙政府勢必非改變它目前這種態度，不能再公開蔑視聯合國，並反抗欲使安哥拉蒙難人民重視和平與正義的一切努力了。否則，那麼，我們從過去經驗知道決議案如祇提出籠統呼籲並期望葡萄牙政府表示善意的結果祇會遇到拒絕和公開的反抗，以及對聯合國的猛烈攻擊。昨天葡萄牙代表已再向我們提出此種態度的實例。

四六. 我們提出這決議草案給大會會員國考慮的時候，相信各會員國一定也會忘記一點，就是在殖民主義這種榜樣的情形之下，如果我們猶豫不決，或怯於行動而祇以緩和的妥協了事，則後果一定悲慘不堪。如果在殖民地衝突發生之初，我們能採取果斷行動，那就不知早已救活了多少生命，避免了多少危險。

四七. 波蘭代表團欲表示它堅強相信祇要有我們這組織目光精到、思想成熟的從旁施以協助，英勇的安哥拉人民，終必能趨達完全的解放與獨立。

四八. Mr. DADET (剛果，布拉薩市)：本代表團代表剛果共和國(布拉薩市)政府，謹向受委託遵照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之規定從事審查安哥拉情勢的小組委員會，竭誠奉賀。小組委員會各委員，一本大公無私態度履行他們的職責，所提報告書[A/4978]對事實作客觀的分析，對所搜集的證據亦有明晰的敘述，成績極為卓著。

四九. 假如不是沙拉查先生政府心有所懼，反對小組委員會進入安哥拉殖民地，該報告書一定可更為完善。因為該地過去與現在發生的種種事情決不能說是對沙拉查先生治下的葡萄牙的體面與光榮有所增益，它的聲望其實早已急遽崩潰，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事。

五〇. 因此，本代表團對葡萄牙政府那種否定的態度，以及它關於聯合國多數會員國關切的安哥拉問題之解決這方面所抱的古怪合作觀念深感遺憾。

五一. 在這種情形之下，本代表團擬說明本政府對安哥拉情勢所持的立場。

五二. 昨天巴西代表向我們說了一番深具真知灼見的話，同時也發表了一個聲明[第一〇八八次會議]，語重心長，向葡萄牙呼籲，感人至深，本代表團聽了這篇聲明之後，認為它本身已不必再長篇解釋它政府的立場。但我們卻要請大會所有會員國即刻努力求得一個積極的結論，使在安哥拉發生的悲劇可早獲結束。

五三. 我們身為弱者與受壓迫者的保護人，世界人權宣言所奉基本自由的保衛人——這個宣言葡萄牙和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俱曾自動簽署——而遇國際衝突牽涉到人的生命時亦為此種衝突的世界仲裁者，所以我們既有權利也有責任要求任何因發生利害衝突以致我們必須加以警覺注意的當事雙方——以現在的事情言，就是安哥拉和葡萄牙的人民——把一切經過隨時通知我們。

五四. 我們業已聆悉葡萄牙駐聯合國代表關於葡萄牙方面認為該國與安哥拉間公開武裝衝突的情由所說的話——這個衝突的唯一原因，其實無非是葡萄牙不肯承認安哥拉自治以及自決的權利。

五五. 葡萄牙當局，在安哥拉也和葡萄牙一樣，一向包辦傳遞情報的工作，可是總是先把它歪曲了，然後傳播世界各地，而在聯合國向葡萄牙索取消息時，他們卻拒絕正式遞送。

五六. 既有此種包辦情報的制度，葡萄牙當局(也許是聽了他們駐聯合國代表的話)便於大會第十六屆會第二期會議開會的前夕(這屆會議的議程上除其他事項外也包括審查安哥拉之情勢一項)，突然決定把他們的各機關原在公佈的有關葡萄牙軍隊作戰的一切消息，完全停止遞送。爲了要替安哥拉方面消息突然中斷的事情辯護，葡萄牙政府自稱它不獨已戡平暴亂，而且連難民回安哥拉的事情也已辦竣。這話老實說無非是企圖欺騙世界輿論，特別是要欺騙聯合國。葡萄牙想叫聯合國相信葡萄牙已把武裝衝突問題——它之所謂內政問題——自行解決，藉此解除聯合國的武器。

五七. 不過，事情真相決不能長此隨便抹煞。事實本身確確實實證明葡萄牙毫無根據的一片謊話不攻

自破，我們由此可以肯定的說：葡萄牙在安哥拉的軍隊公開宣佈並且拼命進行將近一年的戰爭之後——而且其目的並不在平亂，否則倒是另外一回事，尚不至如此嚴重，而是要把一個不願永在安哥拉境內葡萄牙法西斯主義橫行無忌的暴政之下過活的民族完全消滅——我們再說一遍：經過將近一年的戰爭之後，安哥拉的悲劇依然如故不但沒有出路，而且悲慘有甚於前。

五八．實際的情形是大約四個月前——那是去年九月旱季告終的時候——葡萄牙人宣佈並承認它的軍事行動已因兩季復來而受妨礙，致軍隊不能在其餘的人民逃往避難的灌木和森林地帶進行“圍剿”。我們不知道當局如何能夠或在何時戡平叛變並把難民送返安哥拉；事實上在兩個剛果共和國(雷堡市和布拉薩市)境內托庇的難民，人數反在激增，所以剛果兩國當局深以難民的不斷增加為慮，實非無因。但舉一個數字為例：祇在剛果共和國(雷堡市)下剛果一區，難民數目以前是一二〇,〇〇〇人，不到兩月便增至一八〇,〇〇〇人。

五九．還有一點也可以一問：這些難民怎樣能夠回到安哥拉去？他們離開的時候，家園已被洗劫一空，他們的村莊也早被汽油彈化為灰燼。反之，須知葡萄牙軍隊卻在向安哥拉人續施迫害，竟至迫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和剛果共和國(布拉薩市)兩國境內，其中有些士兵已被發覺逮捕。

六〇．因此，以目前情勢而論，一個難民決不會決定在此大家都知道的情況下回到本土去而希望不致出事。舉個例說，祇有那些已經被人運動投到葡萄牙那邊去的人纔能回到安哥拉去而且可以再離境，因為他們的唯一作用就是替雷堡市葡萄牙使館和安哥拉的葡萄牙當局做聯絡工作。不過連這種人也得攜帶一份雷堡市葡萄牙使館所發的“通行證”或特別證明書准許他們往來纔行。發給這項准許證的是“國防事務國際警察”，通稱為“葡萄牙的特務警察”。如果有人要看這種文件，我們有一份可供閱覽。原文是葡萄牙文，譯出大意如下：

“葡萄牙駐雷堡市大使館謹向國防事務國際警察總長致意，並請准許持證人進入該省(安哥拉)寄居。

“持證人此行已獲高級當局核准。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日，
雷堡市”

這就是安哥拉人回到安哥拉去的方法，也就是為了那個特殊目的而回去的人所享的便利。

六一．因為葡萄牙當局所發的消息當然自相矛盾，而且將來也必這樣，自不待言。他們實際的行為自己就推翻了所說的話，證明他們是在撒謊。

六二．關於此事還有別的一方面，就是葡萄牙當局自己幹下了兇殘可怖的罪行，結果死了成千成萬的安哥拉人和葡萄牙人，這種惡毒的政策引起今日隨時都可爆炸的局勢原屬勢所必然，可是為了要掩蓋這種罪行起見，他們反而轉控安哥拉人對白人和黑人施行殘暴，而且用盡種種宣傳方法，搜集別有居心的消息算是證明。這是葡萄牙人的一貫作風。他們撒謊並不怕人看穿，因為反正就不許別人去看他們這種窮兇極惡的暴行。葡萄牙的軍隊和當局對此種暴行想必亦在良心上有點過不去——那是假定他們還有良心——因為不說別的，只說畢竟是他們自己採取了這個不顧安哥拉土著人民願望的政策，纔種下今日災難的禍根。

六三．倘若他們所說的話果屬誠實，那麼葡萄牙當局何以不許聯合國專為調查安哥拉境內情勢而組織的小組委員會進入該國國境，親眼去觀察那些現在完全歸咎於安哥拉人身上的行為，然後去證實或否認葡萄牙當局所說的話和所作的指控呢？還有一件事看來也有點矛盾，但出於葡萄牙人卻很自然——那就是沙拉查先生，那個生存於二十世紀的中古封建霸王一面不承認小組委員會，一面卻想設法獲得該委員會的信任，邀請其主席 Mr. Salamanca 到里斯本去，叫他單憑葡萄牙方面所提供的文件編製委員會的報告。

六四．這種曖昧辦法理應使聯合國和全世界清楚認識葡萄牙當局那種任性的政策是如何的專橫而同時這種政策之沒有效果也已確實證明，不容置疑。

六五．葡萄牙又以同樣專橫的方式，不顧一切要把安哥拉變成一個被征服的國家，好把它任意歸併於母國，而且也不再顧全體面，就替安哥拉加上“海外省”一個冠冕的名號。茲舉下面這一篇殖民部長 Mr. Adriano Moreira 的聲明為證：

“我們將不遺餘力，把我們今日受之於葡萄牙先代的遺產，傳給來日的葡萄牙。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已加緊遣派各種類型的武裝部隊並運送軍事裝備和葡萄牙軍團前往，而海軍亦在遊弋安哥拉海岸。我們已動員安哥拉境內一切軍士和士兵半薪供職，並動員所有平民志願兵，因為我們目前實際處於戰爭狀態，需要大家犧牲，而且徵

諸安哥拉當地殉難人員的往例甚至須犧牲我們的生命，亦未可知。”

那位部長續說：

“……安哥拉目前發生的事件與一個附屬領土的自治和獨立無涉。他們的計劃是簡簡單單的要將歐洲人消滅，除非歐洲人自動把非洲放棄。”

六六．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沙拉查教授復添補他本人的意見如下：

“我們是個古老的民族，酷愛自己的傳統，因此我們決心不避重大犧牲，為保全先代遺業，無時不願付出代價。”

六七．這話和葡萄牙一向所說的在非洲無非是為執行教化使命一說，可謂全不相同。

六八．由此看來，葡萄牙一面說安哥拉乃葡萄牙所承襲的遺產，一面又說自治或獨立問題無討論之餘地，因為沙拉查先生就很堅決的說該地的發現、征服，土地價值因勞力而得的增加，以及葡人世世代代的承襲等等事實，都等於是葡萄牙的地契，而所謂“非洲人的非洲”那個具有爆炸性的現代口號，卻無異於要改造歷史，而又沒有應付這個問題所需的力量。我們從此便可了解葡萄牙所循政策理論上雖不像種族主義者所抱的主張，而於事實上卻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它一直要使該地土著長此處於低劣地位，給他們一個特殊身分，把他們一切的自由和可以培養其自覺心的所有工具，全部剝奪。葡萄牙有了此項政策為武器，故於過去和現在都相信它可以使它對安哥拉和安哥拉人的統治垂之永久，因為安哥拉人民地位既如此低劣，他們就沒有力量去除掉別人加於他們身上的重軛。這顯然是安哥拉國內有好幾個階級存在的理由。這些階級祇在一國之內便已把居民間的界限，很清楚的劃分，指出誰是土著，誰是葡萄牙人。這些階級也就是“身分”的類別，其中情形已經不是一個秘密，不過為了那些對於安哥拉尚不瞭解的人，我們現在可以說說這些“身分”的意義。

(一) “葡萄牙人或歐洲人公民”身分；具此身分的人可享受安哥拉給他隨便享受的一切權利；

(二) “同化人”(assimilado)身分；亦即混血的黑人，既不視為葡萄牙人，也和他們的弟兄們分開，於葡人與土著之間成為一個中間或“緩衝”階級，這專門是為“分而治之”，藉以確保葡萄牙人的徹底安全；

(三) “土人”身份；這個身分使四百萬以上的安哥拉人屈居劣等地位，被剝奪了一切的自由及從此等自由而來的各種利益。

六九．葡萄牙人利用這種水洩不通的分隔辦法，就不怕佔多數的人會突入他們所居住的昇平世界，擾亂他們的安寧，因為這些人已經被永久解除武裝，不但無害，而且最重要的是已被壓得很柔順，祇聽從葡人的意旨。土著想越過分隔的藩籬者先得滿足下述的種種條件：

(一) 他須能說正確的葡萄牙語；

(二) 他要從事一門專業，或一職一藝，有充足的收入，可以自給，並供給受扶養人，要不然，他就要有充分的資財，可以滿足上述的需要；

(三) 他必須品行端正，並須已獲適當地位，養成良好習慣，有資格可以適用葡萄牙公民的公法及私法；

(四) 他必須未經宣佈為避服兵役的人或為逃兵。還有一點最高妙：連土人的教育也是按照上述準則辦理。

七〇．可是葡萄牙卻自稱它治理葡萄牙和安哥拉只依照一個原則——就是根據一九三三年祇有葡人參加舉行的公民投票所通過的那部憲法，安哥拉人從未參加擬訂——那部憲法自稱以公民在法律上平等為基礎，並稱所有階級的人都可自由獲享文化的利益，而且國家所有組成分子俱可參加行政生活和立法的工作。葡萄牙人拿了這部憲法大吹大擂，四處張揚，但事實卻是借它的名目抑壓安哥拉民意使他們不敢出聲，一面還說該處民情如何如何，實則人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七一．從我們上面所說的話，就可看出葡萄牙法西斯主義在安哥拉其實是最明顯不過的種族主義，其為害與南非的種族隔離主義同，唯一相異之點，就是南非的種族主義是理論，實際雙管齊下的，而葡萄牙的種族主義則因它在立法上做了一些“裝飾門面”的工作施以掩蔽或加上偽裝，來得比較巧妙。我們得承認在這一點上，葡萄牙招牌的種族隔離主義是危險較大的一種，因為用了這個名字，蓋上了這一重帳子，背後便隱藏着不知多少窮兇極惡的事情，除了上帝以外，沒有人能知道它的究竟。

七二．但是，必然要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在最近兩次宣言中，葡萄牙政府為設法“保全面子”，便

對這部憲法施以致命打擊，事情由此全然改觀，安哥拉亦卒陷於悲痛的境地，可是這一次也將造成葡萄牙醜惡的殖民主義的末日。

七三．在它的第一次宣言中，葡萄牙當局由它的權威發言人殖民部長 Mr. Adriano Moreira 發表聲明說：“在安哥拉，並沒有一羣人比另一羣享有特殊權利，理由無非是所有安哥拉人都是葡萄牙人，地位與葡萄牙本國土生的人民無異”。但在另一宣言裏——這個宣言比前者重要，把一切都推翻了——這位 Mr. Adriano Moreira 於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宣佈採取所謂“革命”措施。那個措施就是頒佈一項命令，取消以前的“土人”身分，把海外領土的所有土人，盡改為“十足的葡萄牙公民”。在這項命令的規定下，此等土人以後享受的政治權利將與在葡萄牙的葡萄牙人相等。此外，還有一連串的法令公佈，內容為關於財產、債務的清償、對土著人民權利與習尚的承認、以及法院的改革等等。最後的一項法令規定准許土著居民以後可與白人處同等地位投票選舉葡萄牙國會裏代表安哥拉的代表七人，代表莫桑比克的代表七人。

七四．這就可以清楚看出葡萄牙對安哥拉政策之紊亂與矛盾。因為，安哥拉是葡萄牙的一個省分，該地土人既已由憲法給予公民資格，地位與葡萄牙本國的人相等，現在卻要來這一項命令，把他們變做“十足葡萄牙公民”，這要不是荒唐可笑，至少也是很古怪的事。安哥拉地方不是說沒有一羣人比另一羣享有特殊權利嗎？那麼，該地土人怎麼會到現在纔能開始享受據說是與他們平等的葡萄牙人所有的同樣權利呢？葡萄牙人不是說在安哥拉境內並無種族區別，並且安哥拉土人所受待遇一向是根據人與人不同種族，膚色一律平等的原則並根據自由、公道和友愛的原則嗎？那麼怎樣會到現在纔能與白種人居平等地位去投票呢？

七五．那是無意中流露真相，還是現在纔企圖補過自贖呢？最少我們的意見認為這是葡萄牙最重大的招供，說出了他們之所謂平等、友愛和種族融和政策，其實並不存在，而且我們相信全世界的人已經或就要相信事實確實是這樣的。

七六．有些國家向來都替葡萄牙的矛盾立場辯護。請問這些國家到了目前階段，還肯不肯去頒佈命令，說它們現在纔許治下某省人民享受“十足公民”的身分，讓他們從此可有其他本國人所有的同樣政治權利呢？

七七．葡萄牙人這種最明顯的矛盾，最少就是已經承認安哥拉人從未把自己當作是“葡萄牙人”看待，並且他們現在已再不能忍受葡萄牙人的統治了。由此看來，安哥拉發生這場兇殘的戰爭，並非出於偶然。這個戰爭的目的是要使安哥拉人民的自決權利以及他們在安哥拉運用主權的權利獲得承認。所以我們在這個講臺上宣佈安哥拉人有堅定決心和不屈的意志，務必要恢復他們的自由，爭回他們的獨立，因為祇有這樣，纔使他們可以收復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重整他們為人的生活，不問葡萄牙人如何指摘他們，認他們為種族主義者。

七八．我們要在這裏指出，我們絕非對個別葡萄牙人全都反對，或者反對他們住在安哥拉。我們所反對的祇是葡萄牙管理當局，因為據他們所承認他們曾建立起重重的壁壘造成了安哥拉人與葡萄牙人間的不平等。並且，有很多葡萄牙人，就站在安哥拉人那邊。他們和安哥拉人一樣也譴責沙拉查殖民主義的一切形式。在進攻羅安達監獄的時候，就有幾位真正的葡萄牙人士參加攻擊的隊伍。可是葡萄牙當局卻給他們加上了傭兵及共產黨等名號——這是該當局慣於採用的稱謂。這些開明的葡萄牙人有好幾個在沙拉查的鎗彈下與安哥拉人一同死難。

七九．和安哥拉人一樣，這些葡萄牙人也是為了反抗法西斯主義而戰，也是為了重新建立平等與正義而戰，為了使安哥拉每一居民得以享受土著向來不准享受的各種自由的權利而戰。因為葡萄牙當局雖說一向把權利給予他們但他們卻知道從來歷不正當的利益決不會得到什麼好處。將來到了安哥拉獨立的一天，住居該地的葡萄牙人一定在事實和感覺上都會如居故鄉可以參加該國的整個生活，絕不受擾尤其因為凡願取得安哥拉國籍者，決不會被拒絕。我們可以向葡萄牙舉出一個最好的例子，那就是巴西。巴西的巴西人並不是“葡萄牙人”，雖則照出身說，他們之為葡萄牙人，並不亞於安哥拉人。可是今日巴西是獨立的，也是葡萄牙的友人，正像將來獨立的安哥拉也必能出於自願做葡萄牙的友人一樣。

八〇．所以事情很明顯，儘管葡萄牙當局不惜用盡推波助瀾的方法，從事顛覆與分化，安哥拉人是決不要這種葡萄牙政府所宣佈的“敷衍措施”的，因為這種措施原是為了安撫安哥拉人心而採行的一種改革，目的單純是為了裝飾門面，事實上則為藉以鞏固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好由此加深對安哥拉的壓迫，雖然替

它掛上了一個共同組織的名號，「共同」組織，也不要益，那有什麼共同之可言。主要就是想把他們「葡

八一．安哥拉人民不要任何「共同」組織，也不要共同組織的意思，如果所謂合同主要就是想把他們「葡萄牙化」，由此剝奪了他們的個性，毀滅了他們所懷抱的願望，和他們所獨有以別於葡萄牙人的那種價值。這種分別也正像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間各不相同，儘管他們兩國如此接近。現在所需要的是安哥拉和葡萄牙兩國以各自獨立為基礎而不是以一國屈服於另一國為基礎的共同組織。這種共同關係必須是民意的表現，決不能像安哥拉那樣成了軍事行動的藉口，或者照沙拉查的葡萄牙的意思以武力強制別人接受而且以現在已過了時的所謂發現權利作為根據。

八二．因此，本代表團請聯合國介入安哥拉人民和聯合國一會員國——葡萄牙——之間的衝突，俾得恢復雙方各自的正當權利。安哥拉人民也像其他仍在殖民制度下的人民一樣，對聯合國信任甚殷，仰賴至切，所以誠心希望這個國際組織，能採取適當措施保障受壓迫、被奴役人民的生命並幫助其解放，從此再不容許一個被夷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祇因企求自由和獨立而遭無情的殲滅。

八三．聯合國處於有利地位能知道葡萄牙藉它的含糊不清兩面刀鋒的政策，假扮做良善的牧人，事實卻是一頭狼，現在想把在非洲那個美好的牧場上的一大羣羊——非洲人——吞噬，把非洲那片土地變成了一個屠場。

八四．因此，本代表團懇請聯合國考慮解除葡萄牙武裝的具體辦法，因為該國決意對與葡萄牙利益不合的現在通過或將來通過的決議案，一概蔑視或加以拒絕。沙拉查的葡萄牙意思非常明顯它的反抗聯合國亦完全是公開的事，所以它纔有下述那般志得意滿的言論。

“別的歐洲國家放棄了它們在非洲前所擁有的領土。葡萄牙人卻決不離開現在就等於是葡萄牙本國的非洲各地。有人勸告他離開，他拒絕這種勸告。有人和他聲辯，他也答覆了。有人向他威脅，他說他不怕。整個世界都議論沸騰的批評他，但他堵住兩耳背着批評者不聽。有人攻擊他，他起而自衛……沒有人了解他。

“葡萄牙人留居安哥拉，既非出於湊巧，亦非不認識現實，也不是要自炫膽魄。他之所以留居該地，是因他有留下的使命。所以無論怎樣說得

響亮的話，怎麼動聽的宣傳，怎麼喧囂擾攘的國際集會，怎麼聲勢如雷的恫嚇威脅以至於呼嘯耳畔的子彈——都不能泯滅葡萄牙人對他自己使命的感覺。他知道——或感覺到——他是保衛歐洲自由的哨兵。別的哨兵有的已疲倦入睡，他卻不睡。他一天還有力量，一天便仍戰鬪下去。他要留在安哥拉，生死在所不問。他所奉的使命就是留守不去……”

這一段是從「葡萄牙——報知評論」一九六一年三月至四月號，第九十六及九十八頁裏摘錄下來的。

八五．由此看來，在安哥拉境內進行的屠殺，今後仍將繼續不斷，至安哥拉人完全殲滅為止，因為葡萄牙對於想在該地過自由幸福生活的安哥拉人的生命，並不感多大興趣，它的興趣是在安哥拉及其富源，為了這富源，葡萄牙將戰鬪到底。

八六．不過，儘管葡萄牙有此奢望，我們認為聯合國仍能使該國退讓，中止安哥拉境內的血腥戰事以免擴大，因為這個戰爭不但可能因安哥拉地位之重要，變成「冷戰」的一部分而且也可能因該地事勢的嚴重在全世界所引起的注意而更趨惡化，終至陷入「熱戰」局面。

八七．我們提出這點，是因為不久以前沙拉查主義者還說安哥拉那裏的情勢並不構成對和平與安全之威脅的一類事項。葡萄牙政府本身還再進一步，認為從沒有證據證明對安哥拉所施的攻擊——諸位會注意到，它沒有說「對叛徒或恐怖主義者」，而是說「對安哥拉」——會引起葡萄牙和任何別國的衝突。因此，它宣稱所謂安哥拉構成對國際和平之威脅之說，是毫無根據的。

八八．可是，今日我們認為此說確有所憑，除非我們能夠證明安哥拉情勢唯有影響到大國像聯合王國、法國、美國或蘇聯等等的時候，纔構成對和平的威脅。因為大家都知道安哥拉情勢之嚴重有甚於前，鄰國如剛果共和國(雷堡市)與剛果共和國(布拉薩市)，莫不深受其影響。單說難民大批湧來該兩國避難就已成爲問題，再不必說葡萄牙軍兵為追捕安哥拉人而越境闖入的情事也不斷發生。是不是沙拉查先生的葡萄牙也可以說，憑它的發現和征服權利，這兩個國家——剛果(雷堡市)和剛果(布拉薩市)——也是葡萄牙的海外行省，或者是葡萄牙本國的延展部分呢？如果答覆為否，那就是同時承認了國際和平與安全因葡萄牙攻擊安哥拉而確已受到威脅。

八九. 因此, 本代表團代表政府向聯合國發出求援的訊號特別是請求對葡萄牙尚有影響力量而且所以勸服它放下武器並拋卻它之所謂對安哥拉之權利的那些國家注意此事。固然有許多國家至今尚在猶疑不敢支持安哥拉人獨立的要求, 因為不知道獨立將以何種形式出現。我們祇能告訴它們說: 一國獨立所取途徑如何, 大部須看殖民國家給予該國獨立的辦法如何而定。不幸有些殖民國家, 一面應允離開某地——也許是為事勢所逼——一面卻想盡方法, 藉傾覆和分化手段(分而治之)留着不去。

九〇. 因此, 本代表團就安哥拉問題建議採取有效辦法, 務使沙拉查的葡萄牙不得不承認安哥拉人民的自決權利, 同時並建議設立兩個專家委員會。第一個應調查那些曾因屢受轟炸變成廢墟的各地方有何種危險存在。此項調查須先舉行, 然後纔可讓成千成萬的難民回到安哥拉去, 同時給以一切必需的保障, 俾目前寄其希望於這個崇高大會的難民, 由此可以恢復他們的獨立。他們為了獨立, 已喪失了他們的一切, 而且為了獨立, 他們的許多親友曾犧牲了性命。至於另外那個委員會, 任務是對大選施以監察。大選應在安哥拉全境舉行, 目的為組成臨時政府, 由該政府與葡萄牙當局磋商如何將葡萄牙政府所握政權移交。我們認為經過這種程序就可以避免殖民國家不願給予的獨立誕生時所引起的苦痛。

九一. 至於安哥拉有無充足的幹部人才不但於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都確有維持獨立的能力, 我們可以說, 以葡萄牙所處的地位, 這問題最好是由它來答覆——而且這個答覆必然應該是肯定的——因為若干世紀來, 葡萄牙在安哥拉一直在培植它以倡導工作自任的西方和基督教文化。五個世紀的殖民或文化事業, 可說造成了紀錄, 理應足夠把一個民族解放, 使它安居樂業, 有能力支配自身的命運。並且, 葡萄牙對它的殖民統治的積極方面常常自鳴得意, 強調它替安哥拉訓練出不知多少的醫生、律師、工程師和各門科學的大學畢業生, 同時也特別吹噓它的平等、友愛政策。它常把安哥拉說成是一個發展得盡善盡美的殖民地, 並說其生活狀況也是全世界最優越的。

九二. 我們相信, 安哥拉既有此出色的一羣“優秀”安哥拉人必已有了接收的準備——尤其因為該國的獨立尚可藉與葡萄牙和他國的合作而鞏固,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切國家即使是獨立的, 仍得互相倚賴。

九三. 末了, 本代表團請大會所有會員國認真的考量一下巴西一位偉大的公民所說的話。那位巴西公民之忠誠和善意是決無問題的。他說:

“巴西深覺不得不向葡萄牙呼籲, 請它順應歷史的自然發展, 從其公認的豐富經驗和政治智慧中去找到靈感, 把一個現為憎恨與怨憤的溫床的安哥拉化作一個思想。情感的創造中心。巴西促請葡萄牙去領導安哥拉的自由運動, 領導它轉化成一獨立國家, 與葡萄牙友睦和巴西一樣。在歷史的這一時期裏, 造益人類的國際共存關係, 祇有在自由與享有主權的國家之間, 纔能建立並發揚光大。這一真理可以從葡萄牙與巴西合成的共同組織作為一個活的榜樣。”〔第一〇八八次會議, 第八十一段。〕

九四. 上述動人的呼籲係巴西國會參議員 Afonso Ainos de Melo Franco 所作, 而巴西人就是說葡萄牙語文的, 並且葡萄牙文化在那裏至今仍生氣蓬勃, 活力充沛。假如葡萄牙現在能廢除它海外領地的殖民政權, 尤其是在安哥拉的殖民政權, 它就可以保全非洲對它的友誼。

副主席 Ortiz Martín(哥斯大黎加)代行主席職務。

九五. Mr. Henry Ford COOPER (賴比瑞亞): 昨天葡萄牙代表激昂的發表了一大篇演說, 批評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 譴責聯合國干涉葡萄牙內政, 痛詆亞洲、非洲國家對安哥拉問題偏袒不公, 最後復稱這裏的討論, 既沒有意義, 也毫無用處。他說完了之後, 特別着重聲明葡萄牙將不參加安哥拉問題的討論。我不知葡萄牙代表究以為亞、非國家對這種驕盈態度和該國輕蔑它們的面色能耐受多久? 須知如果葡萄牙不願聽亞、非的意見, 亞洲、非洲人也同樣不願聽葡萄牙人的意見。並且我要說, 如果葡萄牙以後還想加入這場討論, 卻又不肯聽亞、非人的意見, 那就我們也要考慮我們的立場, 看我們是否還願留在這會場裏聽葡萄牙代表要說的話。

九六. 亞洲和非洲的人民, 一直都受最惡劣的殖民主義和剝削手段之害。這兩大洲上的新成立的國家, 對它們剛剛經歷過的痛苦, 記憶猶新, 所以對於現在仍然處在這種情況下的弟兄們所歷的苦難, 決不能漠不關心。因此, 這些國家的自然的和精神上的職責, 就是把在這個地球上形形色色的殖民主義徹底剷除, 尤以在亞、非兩洲的殖民主義為然。而亞、非國家

最出力去計劃，擬訂的關於結束殖民制度的宣言，就是這種表現。

九七．如果非洲的新國家爲了求達清算殖民主義之目的所採途徑或態度，有時像是過於急遽，考慮欠週不合情理我們也得體諒這種行爲，因爲受殖民主義所影響的人，到底是他們的戚族宗親。多數亞洲和非洲國家的這種態度，殖民國家爲對象，因爲這些國家毫無意思要改進現狀，或創造新的情況，俾此等地區人民可獲得他們的權利，達到自由獨立的境地。

九八．一切民族俱以獨立自由爲志願。因此，如有殖民國家欲藉憲章第二條第七項裏要求不干涉“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那個規定來做掩護，又或用它來做理由不肯放寬自己對殖民地人民所施的羈絆，或把任何領土從殖民統治下解出來的舉動稱爲侵略行爲，這都是沒有用處的。

九九．亞、非國家對繼續以自由和獨立給予在其照管下的亞非人民的各大國，無不願與之合作，並表示體會和諒解。但若有些殖民國家仍固守古老原則，堅認非洲和亞洲爲“白種人的負擔”，並以此作爲其一切主張的基本，那麼亞、非國家也決不容忍，或與之妥協，何況這個負擔原就沒有人請它們去承荷而它們經過了這麼多所謂艱難和苦惱之後，也至今仍不願放棄。

一〇〇．倘若憲章的草擬係以使殖民地人民長處奴役地位爲目的，則非洲人民除了摒棄這一章規定之外，並沒有別的辦法。可是以前的國際聯合會的一個根本原則就是在使人民長處奴役地位。如果新成立的亞非國家因爲不肯承認憲章裏關於殖民地人民的一章應照這樣解釋，便被稱爲年輕、沒有經驗並意氣用事，那麼它們也祇好接受這種名稱；因爲它們寧願被人這樣稱謂，卻不願人說它們對生活於殖民制度苛酷的重壓之下的弟兄們，尤其是在南非和葡萄牙領土內的弟兄們的命運，覺得漠不關心或視爲無關痛癢。

一〇一．因爲把殖民地視爲殖民國家的專有領域，祇有殖民地國家纔管得着它們的事務，這種理論我們即使能够接受也不肯接受，而且我們即使肯去接受事實上也不能夠接受，尤其是住居於此等殖民地上的土著人民，種族既與殖民國家不同，文化與背景亦異。說過了這一點之後，我們現在必須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到安哥拉問題上面。

一〇二．安哥拉是非洲最古的殖民地，那裏的土著人民是最落後、最銷沉、最被剝削的人民。葡萄牙自

稱沒有殖民地，並說安哥拉是葡萄牙的一部分，可是這四百年來，於四，八五五，〇〇〇的土著人民中，它祇能把七〇，〇〇〇人變成具有歐洲葡籍公民資格的人。照這種發展速率來算，葡萄牙政府須再過幾萬年纔能把土著人民教育到能够開始承擔或者實際負起自由、獨立國家責任的地步。

一〇三．我現摘引某一雜誌所載的話如下：

“葡萄牙之在非洲大陸，比不列顛法國和比利時還早好幾個世紀。它在安哥拉殖民，係在一四八二年，早於哥倫布發現美洲十年。一五〇五年，它在莫桑比克殖民。今日此等殖民地都是葡萄牙的寶貴領地，如果它喪失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它的海外帝國就瓦解了。

“葡萄牙人對於新思想總是遲不接受。他們以爲祇有他們纔深得殖民之道……

“把這些海外領土劃爲葡萄牙之一部分，葡萄牙人便自稱他們的國家擁有二千萬的人民，散處於一大片領土上，面積達美國三分之一。可是，如果剝奪了它的帝國，葡萄牙便將縮爲一小國，人口祇有九百萬，居住在歐洲一小片土地上，面積不及本昔凡尼亞州四分之三。更重要的是葡萄牙的經濟將因此而落入深淵。即在目前，葡萄牙人已是歐洲最貧而文盲率亦最高的人民，所以他們要靠海外帝國供給價格低於一般世界水準的原料。他們又強迫殖民地購買價格高於一般世界水準的葡萄牙酒和紡織品。”

一〇四．關於安哥拉境內不安情勢和政治動亂的根由，口頭和文字上的論述都已很多了。葡萄牙說安哥拉數百年來都是昇平寧謐，現在的動亂乃係由於外來勢力的影響，而其來源則爲共產主義。此說已被安哥拉問題小組委員會直接否認。動亂的發生似乎是由於積怨日久，再加以若干國家——特別如剛果共和國（雷堡市）——達成了獨立。

“祇有少數安哥拉人能取得公民資格，大多數人不准有受教育和上進的機會，且受歧視法律的管束……

“大多數的土著人民沒有參加管理領土事務的機會。很多該地居民逐漸生了一種感覺好像住在他們自己本土裏卻被當作外人看待，除非採取異國的生活方式，否則連基本人權也不獲享受。這感覺復因非洲民族主義的蔓延而加深。

“很多的控訴，都和剝奪人權，濫用權威，專橫放肆——尤其是地方官的專橫——等情形有關。小組委員會曾聽到若干項控訴，包括任意逮捕，不經審判而長期囚禁，對被囚禁者身體施以虐待，和在囚的人失踪等等。據小組委員會聞悉，凡有怨憤不平或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者，俱無從表示或申訴，而該地當局對土著人民，這種表示亦絕不予以鼓勵。

“土著居民已感覺到他們是被剝削者。他們特別不滿課稅制度，和強迫施行的棉花方案，對他們農產和勞力所付代價的不足，以及商人對他們的不公平行為等等。小組委員會復聞為獲取土地給予從葡萄牙來的殖民，有時須把非洲人耕者逐出。

“小組委員會也接獲申訴，說當局用武力為大種植場徵募契約勞工，雖然有時是用威脅，此外勞工身體亦常受虐待。”[A/4978，第一四〇段至第一四四段。]

Mr. Slim (突尼西亞) 回任主席。

一〇五．這就是安哥拉境內發生動亂的一部分原因。很多人覺得詫異的倒是亂事的沒有早發。

一〇六．小組委員會所述各項還有下面摘引的“安哥拉危機”那個刊物中的一段，可以佐證。該段所說如下：

“安哥拉非洲人口四百萬，白種人口三十萬，地大於葡萄牙本身十四倍。葡萄牙人在該地素以極嚴酷的辦法，經濟缺乏進展，教育權利有限，對非洲人的任意剝削以及人民不論非洲人和白種人完全沒有參與政治活動等情形著稱。葡人治下的非洲人狀況，百年來實質上沒有多大改變。”

一〇七．葡萄牙政府為替它對安哥拉的權利提出辯護和根據起見，說葡萄牙並無殖民地，安哥拉係葡萄牙之一部分，根據葡萄牙憲法，安哥拉及葡萄牙其他海外領土，都是葡萄牙的一部分。不過，現在讓我們查看所謂葡萄牙對安哥拉的權利究竟如何。這一個遠在非洲的疆土如何會被列為葡萄牙領土之一部分？

一〇八．葡萄牙在該地的佔領權，根據薄弱，原來本於它與昔日稱為 Nwanie Congo 一地的當局所訂的條約，該約准許它在沿岸一帶設置貿易站和堡壘。似乎到了十九世紀的時候，葡萄牙對安哥拉內地的控制力量，仍甚輕微。在瓜分非洲時，葡萄牙與剛果自

由邦及德國和法國訂立一項條約，把該領土的疆界加以限制，同時照殖民國家的慣常辦法確認葡萄牙對該領土具有權利而不考慮當地土著人民的意願。由此看來，葡萄牙認為它在安哥拉擁有主權，可是它攫取這種主權的方法，卻和殖民國家慣常採用的方法不同，既不是由於征服，也不是出於購買。然則葡萄牙於今日又怎樣能認為安哥拉是葡萄牙的一部分呢？

一〇九．葡萄牙人由於幻想與無知，至今尚相信大多數非洲人俱樂部自認為葡萄牙人，在葡人統治下快樂自足，而對葡萄牙政府猶一片忠誠。他們認為安哥拉人並不要獨立，一切政治騷動，葡萄牙人都認為是外來的別國的共產主義影響的一種表現。

一一〇．根據一項有關安哥拉戰事的報告：

“葡萄牙人認為祇有他們纔深得殖民之道。對於他們這已變成了像宗教運動。他們相信經過慢慢的進化(可能還要若干世紀)非洲人總會完全吸收於葡萄牙的文化裏面。

“他們還相信如果能把內外消息控制嚴密，他們祇要表揚一下武力，就可以無限期的維持現有制度，並可確保繼續的‘和平’進化。葡萄牙人認為施用武力雖云不幸，但為了多數人的真正幸福，卻屬必需。”

這就是葡萄牙人的想法。

一一一．但聯合國會員國卻不以此理論為然。他們業已指出，安哥拉通常被認為葡萄牙的殖民地，一九五一年的葡萄牙憲法把一九三〇年的殖民地法也歸併在內，而在該殖民地法下，安哥拉和某些領土，俱屬殖民地。如果安哥拉真為葡萄牙的一部分，那麼它的人民按理亦和葡萄牙人民一樣，應為葡萄牙公民。可是在過去一向施行的法律制度之下，安哥拉的葡萄牙國民卻歸納成兩大類別：

“第一類國民，法定擁有葡萄牙公民的全部權利和義務，而第二類國民雖佔人口的絕大多數，卻受特殊身分的約束，這個身分為便於解釋起見，可稱為‘土著’身分。這種身分最近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始被廢止，但在廢止以前，一九五四年法規就是規定這個身分的最詳細的法律。”

茲引述一九五四年法令第二條如下：

“凡為黑人種族之一員，或為該種族一員之後裔並係在上述之一省出生，或經常住居該省，

但尚未受有適度教育，俾可全部適用有關葡萄牙公民之公法與私法者，概作該省土著居民論。

“凡爲土著父母所生，而出生地係在上述一省境外該人父母暫時移往居住之地方者，亦作土著居民論。”

一一二．葡萄牙代表曾指出葡萄牙屬下領土居民之間絕無歧視情形。但若稍讀委員會報告書，便知此說之謬誤。“據聞安哥拉居民事實上分爲五類。第一類是生而爲葡萄牙人的葡萄牙人；第二類是實際在安哥拉出生的葡萄牙人；第三類，就是所謂“混血人”(mestico)；再其次是非洲種的“同化人”；最後是佔大多數的非洲人。”[A/4978，第二一段。]

一一三．葡萄牙人雖自詡它作爲“非種族主義的先導”曾有過不少供獻，而在它海外領土中，法律上亦無膚色的隔閡，但這不過是幻想是無聊的老生常談。其實安哥拉人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帶着某種形式的歧視。

一一四．根據某一報告所說：

“如果有人把安哥拉人的生活仔細研究一下，以便查出非洲人動亂不安的背後起因，他立刻便會覺得詫異，不解何以這種起因會如此之多，而其性質也會到了這樣包羅一切的程度。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好像呈現某一重大的社會問題，侵蝕着人與人間關係的整個組織，到處急待改革。要指出一個問題認爲特別重要，是不可能的事。所有問題都會同造成安哥拉社會所患的那個毒瘤。”

一一五．我現在且說說政治上的歧視。安哥拉土著居民規定須隨身攜帶一份通行證，內載有關其出生與來源的各項記述。如果有那種辦法是非洲人——其實我也可以說全世界的任何公民——所深惡痛絕的話，那就是要他隨帶身分證，說明他的國籍和來源。在我們來看，在安哥拉倒應有個相反的办法。凡人皆知安哥拉人是非洲人，卻難想像葡萄牙人是安哥拉人或非洲人。現在土著人民中極小的少數已被賞賜公民的全部權利了，可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卻被列入特殊身分一類之下。

一一六．付稅方面，便有歧視。人民的憤憤不平，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爲據委員會報告書說，許多非洲人以籌措所需現金稅款爲難，然而若不付稅則按例須罰充工務上的一般強制勞役。人頭稅多少，係由總督隨意規定，一區和一區不同。土著居民付不出稅款，即予囚禁然後責成他的妻子和家屬交付欠數。

一一七．在土地的使用和所有權方面，也有歧視。按照葡萄牙法律，凡在本世紀開始時尚未成爲私人所有財產的海外領土內土地，都屬國有地。因爲土著人民並無私有財產權，所以能擁有財產的就祇剩下了葡萄牙人。據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所說，土著人民中偶有獲准擁有土地者，亦常被用不登記或荒廢不用爲理由而沒收，而且其中多屬最好的土地。

一一八．該報告書也證實土著居民因爲多不識字，要把財產登記，手續繁複，甚感困難。可是除非把一切規定的手續辦妥，使他們的權利確獲承認，他們的土地，便可予沒收，即使他們耕墾該地已歷期甚久，亦所不免。

一一九．小組委員會也聽到別的例子，說是地方行政長官藉口土著居民將土地荒廢，即行奪取。遇此情形，土著居民係被逼將土地出售，或另給以比較不那麼肥沃的土地。

一二〇．又據另一報告，多數非洲人因上述情形關係，陷入惡性循環，乃至逼於窮苦而勉強做工役，由此而對白人日漸增殖的財富，出力不少。白人財富之能有今日，正是非洲人的土地和勞力所造成。

一二一．上述各種行爲在受其影響的地區中，似已造成深刻的怨憤。移殖民或居住他地的莊園地主，既在土著居民原住土地立樁分界，據爲己有，土著居民遂被逼充當莊園工人或佃戶，或在土質較劣的小片土地上勉維生活。有時候他們親見新主享受他們自己勞力所獲的成果，有時候他們的田園被奪取了之後，還得負強迫勞動的義務。

一二二．農莊的經濟逐漸發展，土地的沒收逐漸增多，土著居民的怨憤也隨而加深。這似乎對最近該領土中發生的動亂和衝突起相當大的作用。

一二三．還有因宗教關係而發生的歧視。我再引述“安哥拉戰事”那本小冊子裏的一段：

“第三個因素是葡屬非洲普遍發生的宗教歧視。這個因素由來甚久，常激怒新教徒的良心……新教的婚姻和洗禮證書，從不爲官方所承認，所以新教徒假如不是背了他們本身的信仰到天主教會裏再舉行一次上述儀式，就祇好放棄不去領取他們所需要的文件。在福音堂教會結婚的人的子女被官方認爲是非婚生子。”

歧視到了不能接受了一個地步，竟至非洲葡萄牙某領土的新教徒不能接受師資的訓練，因爲師資訓練便利已全部交給天主教會包辦，而該教會主腦拒不收納新教徒。

一二四. 安哥拉殖民制度下所行的一切辦法素以嚴酷著稱，經濟既乏進展，教育權利及受教育的途徑亦屬寥寥，而經濟制度，則形同剝削。安哥拉葡人治下非洲的生活狀況，百年來無重大改變。都市和鐵路是建築起來了，港口亦經疏濬，在大地產上從事的農業，也力予鼓勵，可是非洲人的狀況，根本還是一樣。

一二五. 葡萄牙代表在他最近那篇演詞裏把葡萄牙和葡屬安哥拉畫得像是天堂。他沒有忘記告訴大會安哥拉的學校如何，醫院如何，鐵道、海港、衛生、公共健康以及其他公共和經濟生活方面的狀況又如何。可是卻有一點得問問：這些學校的興建，醫院人材的充實，道路、交通的開闢，港口便利的設置，以及住屋供應計劃的發動等等，為的是誰的利益？安哥拉人口四,五〇〇,〇〇〇祇有七〇,〇〇〇獲准得到葡萄牙公民籍。此等醫院及其他公用事業的創設，單純是爲了二〇九,〇〇〇的歐洲種人，也許再加上那七〇,〇〇〇安哥拉種的葡萄牙人。

一二六. 看了這些已經有兩個獨立方面分別證明的事實，我們認爲葡萄牙現在還要堅持那種議論，邏輯上實在有點奇怪，因爲它說根據憲章第二條第七項，聯合國無權干涉安哥拉事項，葡萄牙人又認爲此事爲嚴格屬葡萄牙內政的問題，殊不知在同一憲章之下，一個民族統治及剝削另一民族就是否認人權，違背聯合國憲章，在求達和平與合作的那道途上造成了障礙。

一二七. 葡萄牙代表在他於大會所作的聲述中，對安哥拉問題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一點都不放過，嚴加批評。他說小組委員會報告的內容都是有人要它報告的事情。他也說他的政府會努力與小組委員會合作。但據在這裏提出的報告書，葡萄牙人不顧聯合國的決議案，完全拒絕小組委員會進入安哥拉。如果它並無心虛的事，也沒有什麼事要隱藏，它何以不肯讓小組委員會入境呢？

一二八. 葡萄牙代表繪了一幅安哥拉政治、經濟生活的燦爛圖畫。這幅圖畫裏所表現的祇是葡萄牙人認爲朋友的那些人的目光中纔會看得見的景象，至於葡萄牙人視爲意欲設法破壞葡萄牙帝國的那一類人，所見便全不是那麼一會事了。小組委員會因此迫不得已，只能在境外搜集資料。如果——據葡萄牙代表所說這樣搜集的資料內容偏頗不確，以致似乎使葡萄牙政府不痛快，那麼就得問報告書所以如此，又能怪

誰？儘管葡萄牙政府抱着這種否定的態度，安哥拉問題小組委員會並沒有不將里斯本葡萄牙的意見提出，並沒有不把從該政府方面得來的資料記錄下來。

一二九. 葡萄牙代表歷舉所謂恐怖主義者對白種人所施的暴行。恐怖主義者那個名稱常被用於求從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人民。

一三〇. 沒有人否認被屠殺的白人數已逾千，黑人亦有數千，但是這種暴行——尤其施於白種人的暴行——的責任，已被公認爲就在安哥拉葡萄牙政府身上。現在讓我再從“安哥拉戰事”那個雜誌裏摘讀一段爲證：

“最大的不幸是攻擊初發生時沒有誠意承認錯誤，承認情況確屬需要改革，像許多後來被免了職的高級官員當時所提倡的那樣，而反而施行如此強烈，如此不負責任的報復。我說這是很不幸的事，因爲非洲人向來都認爲在安哥拉沒有和平改革可能這一來此說自更振振有詞。

“有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隨羅安達事變之後發生，可是在葡萄牙報紙中，從沒有提過，這就是二月初下卡桑吉地的叛變。下卡桑吉之變，原意也不在攻擊白種人，它的對象是政府所主持而交由 Cotonag 公司去推行的棉花方案下所施行的各種不正當辦法。非洲人確曾擊毀白種商人的窗戶，在這些商人的店鋪裏搗亂。他們也曾侵襲天主教傳道機關和地方政府官員的住所。可是他們沒有劫掠商店，而白種人遭殺戮者，即使有之，也不很多。這是一種自發的表示反抗 Cotonag 公司所施辦法的運動。從該處逃出的白種人大多數都承認非洲人確有抱怨的理由。在下卡桑吉發生的叛變被用暴力壓平後，馬朗吉區的非洲人都像給慘淡的愁雲籠罩着似的，可是葡萄牙人的報紙卻隻字未提。他們仍告訴國內人民說那邊太平無事，非洲人很安心的過活。他們這種作法，其實就是北安哥拉有幾及一千的白種同胞死難的一個原因。

“這是葡萄牙人所描寫的情況。我卻欲舉述向土著人民所施的同樣多的暴行。在牢獄被攻之後，羅安達民間非軍事人員，對城裏土著居民發動了一個暴力報復運動，據說警方還予以協助，任其進行”。

一三一. 委員會也報告，去年七月十五日之後，難民估計共一三一,〇〇〇人。大概有些村落，甚至不

在武裝衝突發生地區的村落，卻因村人遭受暴力或聞鄰村發生暴行的消息，遂大起恐慌而全村逃亡。有些難民身受重傷，據所獲消息，他們便是葡萄牙人暴行下的受害者。

一三二. 在這種情形之下，委員會認為軍事手段不能重新建立永久的和平，因為這種手段並不能把最近動亂的基本原因消除，反而祇會使怨恨日益加深。目前所需要的是立刻把態度改變，不要去依靠暴力，而應順應民心，努力尋求和平與公道的解決。

一三三. 葡萄牙政府曾表示已推行某些改革措施，可是大家都懷疑以葡萄牙人過去的紀錄來看，他們是否真能發動這種改革，尤其因為它至今還主張必須在安哥拉維持現狀，即使施用武力亦在所不惜，而且相信五百年前可行的辦法亦可行於今日而對於二十世紀非洲新時代的曙光，猶熟視無睹。現在唯一真正的希望，就是里斯本政府能把思想根本改變，從事改革運動使所有人民的基本人權，都可獲得保證。但若葡萄牙人一定要說決無可能屈服，而且照他們的想法，即使屈服是可能的事，他們也決不肯造成這一局面，葡萄牙人一定要說決無可能屈服的悲慘情勢，便很可能從此繼續下即使屈服是可能的事

一三四. 根據最近發展的一個報告：

“人都以為近數月來震動全安哥拉的攻擊事件發生以後，葡萄牙人會創制若干徹底的改革。可是觀察者無論如何總看不出葡萄牙人有承認過失或着手改革的模樣。事實是強迫勞動不特繼續執行，而且近數星期來，還變本加厲。政府在羅安達和南安哥拉到處驅集成千成萬的‘志願’工人(voluntarios)，從事收割咖啡的困難工作。它仍堅持祇有葡萄牙人深得殖民之道。這就是安哥拉的悲慘故事；這個故事是以直接的消息和目擊者所述為根據的。”

一三五. 末了，我們要對波蘭和保加利亞提出決議草案的努力，表示感激。我們可以誠懇向該兩國奉告，這件決議草案一定會獲我們政府的審慎考慮，而且我們也相信多數亞洲和非洲國家亦必如此。

一三六. 主席：我的名單上已經沒有別的名字了。在未休會前，我想再請凡欲發言的大會代表儘速報名。這就可免本人須於下星期召開晚上的會議。明天我將宣佈發言人報名截止的日期。

午後五時四十分散會

第一〇九〇次會議

A/PV 1090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三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二十七

安哥拉之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一. 主席：在請名單上今天午後的發言人說話以前，我要宣佈依照我昨天所提的建議[第一〇八九次會議，第一三六段]，本項目的發言人名單將於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午後三時截止。

二. Mr. NGILERUMA (奈及利亞)：自從葡萄牙加入這世界組織之後，安哥拉的情勢便經常成為國際社會嚴重憂慮的根源，十年於茲。而且，它也是以往六年聯合國各機關議程上經常一再出現的一個項目。

三. 本大會的各國代表對於葡萄牙政府對它與殖民地的關係——它喜歡將它的殖民地，尤其是安哥拉指為是葡萄牙的海外行省——所根據的基本假定，已知道得太清楚了。葡萄牙人根本認為他們在安哥拉像在其他的地方一樣有一項灌輸文明的工作要完成，而這就自然而然引起他們的錯誤觀念，以為凡是他們所移居的地方便有兩種等級的公民：文明的葡萄牙移民及不文明的大眾土著人民。這些少數的“頭等”葡萄牙公民始終相信他們天然的勝過“二等”土著公民。其次，葡萄牙人一向迷於空虛而感情用事的希望，想要在非洲的大陸中心建立一小葡萄牙，那裏的非洲人會認為他們祇是葡萄牙人，並以為他們的國家祇是母國葡萄牙的一個海外行省而已。葡萄牙人如此的熱中於這種想望，以致據說連沙拉查博士本人也有一度說，葡萄牙的同化主義是如此的切合實際，以致在所有各種族